

马瑞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假如我
很有钱

马晓芳 著



假如我 很有钱

假如我很有钱

马瑞芳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DAI 69 / 33

内 容 简 介

本书精选马瑞芳的艺术散文。第一辑“人生历程”以“祖父”、“煎饼花儿”等获奖名篇展示几代知识分子九死不悔的追求和感人至深的亲情；第二辑“名士风采”以“余修老伯”等获奖作品生动描绘中外名人的迷人风采；第三辑“逸趣轶闻”以“别字记趣”等力作谐谈人生的酸甜苦辣和中外知识界鲜为人知的轶闻；第四辑“神州凝眸”书写作者行万里路的见闻；第五辑“创作独白”集中阐发《蓝眼睛·黑眼睛》的创作体验。这是一本用深厚的文化底蕴、敏锐的眼光、活泼的思路、幽默的语言凝聚成的书，雅洁典丽、洒脱明快、妙趣横生，充溢着智慧、情趣和浓郁的书卷气，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我很有钱/马瑞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1
ISBN 7-80088-723-5

I. 假…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9377 号

假如我很有钱

马瑞芳 著

责任编辑 孟谦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文化艺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00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4000 册 定价: 14.50 元

ISBN7-80088-723-5/I·79

序

李希凡

初识马瑞芳，是在1980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时既没有读到过她的散文，也没有想到她今天会写出《蓝眼睛·黑眼睛》这样的引人注目的“校园文学”作品。我第一次读到她的大作，是一篇论述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学术文章——《鬼狐史和青云路》，后来我曾写下这样一段回忆性的文字：“那是一篇探讨蒲松龄思想与创作矛盾的文章，本来是一个理论性较强的题目，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枯燥的题材，但在她的笔下，不仅说理清晰，而且能富有想像力的把它写得娓娓动人，其情致与风采，已显示出作者散文写作的功力，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后不久，我就拜读了她的不少散文，还写过一篇谈她散文的文章。不过，那时的马瑞芳，还是一位大学青年教师，学术上创作上都是崭露头角。现在则今非昔比了。在大学里已晋升为教授，学术上研究《聊斋志异》的专著已有四本出版；创作上更是丰收，散文和随笔至少有两本即将面世。而1993年，她给文学领域带来的新开拓，是一部校园文学的长篇《蓝眼睛·黑眼睛》。

我因为行政事务的困扰，收到她赠书后有好几个月找不出时间来读，有负于她的“谆谆”嘱托。“校园文学”在我国文坛上虽早有其名，却少有实绩，我只记得“文革”前看到过一部写大学生活的长篇，似乎还是在苏联的《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影响下写出的，没留下什么印象。《蓝眼睛·黑眼睛》则完全不同，作者以自

己的艺术敏感,捕捉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的脉搏跳动,就作品的题旨来看,尽管作者想写的这一对男女青年主人公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碰撞中的爱情悲剧,还是当前难于进行深层次观察、参透的主题,但如此真实生动地“切入”校园生活和校园主人们的心灵世界,《蓝眼睛·黑眼睛》还是我见到的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我很同意荒煤同志的这个评价:小说塑造人物的成功,是“继承了古典文学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优秀传统”,“不是只着力于少数几个典型形象,而是着力刻划每一个人物”。《蓝眼睛·黑眼睛》出场人物二十几个,有学生,有教师,有歌星,也有高级干部,至于她笔下的那些留学生,是得力于她有一段时间曾任外教,我们能在她的一些散文中找到他们的影像。自然,在塑造人物上,最见功力、堪称“各得其所,自有千秋,往往给人难忘印象”的,她是那校园中的教师的“群像”。

《蓝眼睛·黑眼睛》面世后,曾流传过一些争议,说是其中有所“隐射”,我不太了解实情。我想,一个作家,总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生活领域。他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概括、创造,是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环境的。鲁迅在讲到他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过:“从来不用某一个整个,但一股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这是艺术创作的规律性现象,因为创作既然离不开人生,“纵使写的是妖怪,孙悟空一个觔头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像”(《出关的关》)所以,只要作家写得坦诚,即使有一股一节的相似,也不必以为,这就是对于自己的“触犯”。可能我和作者并不在一个“战壕”里,尽管口头上也被尊称为“大学长”,实际上却经常成为她“随笔”中嘲贬的“配角”,被揭疮疤的对象。我虽认为,她大可不必时时记住同一个“小人物”的缺点错误划清界限,却并不以为忤。

散文家的马瑞芳,的确曾给大学课堂和校园生活注入了浓郁的诗意。这本集子里的第二辑“名士风采”,第三辑“逸趣轶

闻”，由于作者生活其间，就近取材，又发乎真情，才写得亲切感人，且令人深思。如《名士风采录》、《大智若愚的新例证》、《余修老伯》、《狄叔叔的火炉》、《缅怀吴组缃教授》、《又遇王利器教授》，虽然作者凝眸、着笔的只是生活中细微的人和事，却通过她独特的、敏锐的观察，因小即大，发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炼狱”也不能泯灭的精神瑰宝。我曾把它们比喻为“像一颗颗晶莹露珠那样，照射出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深刻内涵的高风亮节，动人心魄，催人泪下，使作者的这些篇章闪烁着诗情的光辉”。

自然，在作者的散文中，那两篇获奖的名作：《祖父》、《煎饼花儿》，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现在还可以加上她的新作《等》，都排在这本散文集的第一辑“心路历程”的前三篇。对于前两篇，我有过这样的至今认为还算准确的评析：

“美好的歌声沁人心脾，发自肺腑的乐曲，更能自然地流入人们的心田。在马瑞芳的散文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获奖的两篇——《祖父》、《煎饼花儿》。如果说第一组作品的‘即事以寓情’，还写的是师长们的遭遇，因而，那情之所钟，毕竟还是从观察与理解中获得的，那么，《祖父》、《煎饼花儿》却是作者自身的生活和感情之泉酿成的醇醪。纪实散文的特色之一，是作者善于以自己情绪的色彩填充生活的诗意，在这方面，鲁迅的《朝花夕拾》和朱自清的《背影》，是百读不厌的范本。而这《祖父》和《煎饼花儿》，却也在散文的诗意的结晶中，吐露了它独特的感情的春色。”

“这两篇虽然也写了一个回族家庭的苦难，写了祖父的正直严厉，母亲的辛劳，但作品的主旨却在于写那时代的沧桑之变，讴歌光明，因而，我们在《祖父》中就看到这样的结尾：‘祖父，封建家长的祖父，您曾经何等绝情？竟忍心虐待嫡亲孙女！可是，您一定懂得爱。在艰苦泥泞的人生道路上，您钟爱为人类造福的

中医事业；在弱肉强食的旧世界，您笃爱自己孤立无援的回回民族；在风雨如晦的年月里，您热爱古老文明的祖国。祖父，哦，断我母乳的祖父，我爱您！’在《煎饼花儿》里，我们也读到了这样发自内心的歌唱：‘那阵子，我们吃煎饼花儿，我们抢罩子灯亮儿，我们穿补丁衣服，弟弟拾哥哥的，妹妹拾姐姐的，清贫朴素，甚至不免寒伧，可我们这帮黄毛丫头、毛头小子，恰如新生的中国，奋发向上，朝气蓬勃！我们多想再揣上煎饼，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去扭大秧歌！那或许会使我们对失而复得的教书——读书权利加倍的珍视；那或许会使我们将十年创伤留下的瘢痕尽快消除，那或许会使我们在大学讲堂、实验室中、手术台上，更多地想到民族殷切的希望，国家复兴的重责……不要忘了吃煎饼花儿的时代，更不要忘了连煎饼花儿也吃不上时代吧！’（见拙著《文艺漫笔续编》第164至165页）

如果说《煎饼花儿》是写了一位多子女母亲的辛劳和“知书”，那么，马瑞芳的新作《等》，则从这位辛劳慈母的谢世，追溯了她一生的“达理”。何况，《等》篇已经是作者有了近十年创作历程之后的作品，又是抒写生离死别的痛切体验的最后一页，那沁人心腑的深情的倾诉，虽非塑造母亲的形象，却丰富地展现了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母亲的崇高的心灵世界。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作者把爱心与诗情融合得更加隽永、更加深邃。

本书的第四辑“神州凝眸”，多系写景之作，从草原到海滨，从《天山野炊》到《曹植墓随想》，作者的“凝眸”，不只是对神州大地的山川风物“借景陈情”，直抒胸臆，也对神州历史上的精英“思接千载”。因而，都非单纯写景之作。触景生情，“物我一境”，寓思绪意蕴、人生哲理于诗情氛围之中，该是这组“游记”的思想艺术特色。

对于散文大天地的分类，我没有研究，但我赞同这样的意见：“除去报告文学这一样式有它自己的特殊要求，其余所有抒

情小品，怀人纪事文、游记、随笔以至政论、杂文，未必处处都能划分得那么精细准确。”（《袁鹰散文选·代序》）马瑞芳是怎样给自己的散文和随笔分类的，我不大了解，我只知道，除这本散文集外，她还有一本题名为《野狐禅》的随笔集。从目录上看，那的确是“琳琅满目”：“人生漫笔”、“人文风景”、“神牛·野狐”、“读史夜录”、“趣话聊斋”、“书林独步”，真可谓无所不包。但马瑞芳却把我看来类似随笔的“创作独白”收作这本散文集的第五辑，可见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划分得精细准确的。

对马瑞芳的散文创作，十年前我曾有过这样的评论：“文笔流畅，感情激越，色调清新明朗，用语遣词华丽、俏皮、幽默、泼辣，是她的长处；而蕴藉平实不足，又是她的短处。”现在我却不能不把这“短处”的说法收回了。马瑞芳的“艺术掌握”的范围十分宽广，古典小说研究、散文、小说以至随笔，杂文的创作，几乎没有她不涉足的领域，而且个性特点突出。她虽主要生活在课堂与校园，但她“凝眸”关注的现实，却不局限于课堂与校园。臧克家同志给马瑞芳的随笔集《野狐禅》写了这样的题词：“随笔，似不经意，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性格、情趣和修养，瑞芳同志是我很欣赏的散文名家，从她的随笔中透露出不凡的才华。”我很赞同克家同志的这个评价。创作需要“灵气儿”。生活本来就存在着诗意的美，但只有敏感的艺术家的，才能感受、捕捉，并烛照出它的底蕴。这样的灵气儿，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至少我就没有。

1995年国庆假日于北京

假如我很有钱

目 录

序	李希凡
---------	-----

第一辑 心路历程

祖父	(3)
煎饼花儿	(13)
等	(20)
假如我很有钱	(25)
美国女博士和中国老太太	(34)
病房琐记	(42)
嘎小的检讨	(48)
多绰号的大猫猫	(55)

第二辑 名士风采

名士风采录	(65)
大智若愚的新例证	(71)
余修老伯	(77)
白羽还乡	(87)
一封没写成的信	(103)
狄叔叔的火炉	(109)
那片叫不出名字的葱绿	(121)

中科院院士潘承洞教授.....	(129)
又遇王利器教授.....	(135)
宋词专家刘乃昌教授.....	(139)
柳老师,你在哪里?	(145)

第三辑 逸趣轶闻

别字记趣.....	(153)
摄影绝活.....	(159)
最佳顾客购物铭.....	(169)
电话的误区.....	(176)
断头,能够再植吗?	(184)
红楼人物淀山游.....	(203)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210)
曹雪芹墓石和抓子儿.....	(220)
红学盛会雅事多.....	(229)
红楼绮宴竞豪奢.....	(239)
“天王巨星”演唱目击记.....	(248)

第四辑 神州凝眸

草原的眸光.....	(257)
西宁清真寺.....	(263)
西宁的黄昏.....	(268)
塔尔寺拾趣.....	(271)
天山野炊.....	(277)
哈吉廊下打秋风.....	(282)

也过火焰山·····	(289)
热闹的麦西莱甫之夜·····	(293)
雨中游天池·····	(300)
地球懷底搏斗记·····	(305)
维族老弟·····	(313)
话说范公亭·····	(321)
青州国宝·····	(324)
曹植墓随想·····	(327)
蒲松龄故居漫笔·····	(332)
留仙寻踪·····	(338)
梁山奇景·····	(344)
胶东三记·····	(347)
海滨待日记·····	(354)

第五辑 创作独白

致荒煤老师:谈作家的社会责任·····	(361)
致李星:谈长篇小说的叙事心态·····	(366)
答新华社记者问:子午大学和山东大学···	(371)
致金燕玉:浅谈女性风景的营造·····	(377)
马尔克和丛雪为何分离?·····	(382)
他们得了什么病?·····	(386)
后记·····	(391)



第一辑

心路历程



祖 父

我从小就恨祖父。

我依稀记得三岁时祖父去世的情景。

那天，在祖父的大院里，大人们突然都穿了白衣，团团席地而坐，嘤嘤啜泣。每当外边走进来人，他们便放声痛哭。我在人堆中跑来跑去，腆着脸瞧一向正经八板的大爷叔叔捶胸顿足，哭得涕泗滂沱；瞅平日把头梳得油亮可鉴的婶婶大娘披头散发，嚎得极有节奏。我觉得好玩极了。人们说着“无常”“无常”，我不懂。哥哥眼泪汪汪地告诉我：“爷爷死了，要埋进土里去了。”

人们把全身裹了白布的爷爷放进一个蓝色的轿子中，清真寺的阿訇们音调铿锵地唱起了古兰经。我突然明白了：我那爷爷——那总是威严地板着脸的爷爷，要永远离开我们了，再从他窗下走过时，就不必小偷一般地蹑手蹑脚的了。这多好！我直想笑，刚咧开嘴——没笑成，反倒“哇”地一声哭了，因为母亲晕过去了，二哥在她怀中嚎啕：“我要爷爷……”

哥哥们是爷爷的心肝。爷爷的正房，男孩可以随意出进，嘴里还吃着爷爷屋里的好东西：香喷喷的牛口条，甜丝丝的蜜食，

红艳艳的蜜桃，紫晶晶的葡萄。女孩只能远远地看着，噙着自己的手指头。

爷爷见了孙女也“呵呵”笑的。据长房的姐姐说，那是假笑。爷爷从不说他不喜欢女孩，怕有“五朵金花”的大娘脸上挂不住。可偶然的失语，愈见他立场的鲜明。

那是我三哥出生时。人说月婴丑似驴，未满月的三哥却谁见谁夸。祖父也来看孙儿了，一见之下，大吃一惊！叹道：“这羔羔蛋！果真生得唇若涂朱，面似桃花！糟矣！桃花脸孩儿的下边，可全是闺女啦！”

第一个证明“糟矣”预言的，是我。此后是两个妹妹。祖父之不欢迎我，竟采用了不近人情的方式：他吩咐让两周岁的三哥继续吃奶，刚出世的小妞儿呢？喂米汤。听说我满月时，父亲愁眉苦脸地去见祖父，说：“小妮好像不长呢，爹，要不给三儿断奶？”

爷爷“嗨嗨”地笑了：“小闺女嘛，能活就不错。三儿吃了重奶才壮实哩，靠他们顶门立户啊，此吾家千里驹也。”

直到我和三哥一起上了大学，他还时时嘲笑我：“你那个脑袋不上砂轮上打一打，真有碍观瞻。也难怪呀，你小时的营养也足够长脑袋的……”

这位电子系学生多么神气活现、得意洋洋！可我难以反唇相讥，因为他相貌堂堂，高大匀称，风度翩翩。我常酸溜溜地想，多半因为吃了我应份的母乳，他才长成这般宋玉之容、潘安之貌呢。

我之恨爷爷，还因为他害得我家永远不能过中秋节。中秋节是孩子们的天堂，可我们年年看着别人家吃月饼而干瞪眼。父亲执拗得很：咱们不过团圆节，因为爷爷是中秋节去世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是美好的佳节，我那爷爷却偏偏挑了这一天去进真主的天堂，实在可恼。

我之更恨爷爷，是“文化革命”中判定他是“土豪劣绅”。我们

这个家本已够惨了。父亲靠边站，厅局级干部烧茶炉；大哥是“走资派”，他身为外科医生，自身的硬伤却此伏彼起；兄妹七人全是“文化革命”前的大学生，臭老九。一家之中，该打倒的、该再教育的、该踏上一只脚的，无奇不有，再添上这么位“土豪劣绅”爷爷，就更配套成龙啦。

二

1967年5月，我住在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家。一天，蒲辅周来看望郭老。

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郭老靠边站，几个月来门可罗雀。清代名医蒲辅周却肯在郭老倒运时登门探望，已令我刮目而视。更何况他对郭老亲热如常！两位老人询问过牙齿情况、散步途程后，就肩并肩坐在会客室的长沙发上。郭老头顶上方，端端正正地悬挂着一幅草书，龙飞凤舞；蒲老身后边，名画家黄胄的亲绘毛驴，栩栩如生。老人交谈，后辈理当退席，可我好奇得很，坐在小沙发上故意磨蹭着，想听大名鼎鼎的清代名医说些什么。不料，他们倒先说起我来了。

“这姑娘是——？”蒲老庄重地问。

“是青州马德甫的孙女啊，蒲老还记得那个回回医生吗？”郭老说，“可这孙女，却是中文系毕业的。”

蒲老点头。郭老又扭过头对我说：“你祖父是青州名医，和济南的王兰斋、阮大生齐名，你父亲大概不及他。到了你们这一代，干脆没有人学中医了。你父亲是怎么搞的！噢，我记得，你爷爷还是个同盟会会员哪。”

“什么？”我诧异得很。

郭老直摇头：“这丫头，数典忘祖……”

我趁机调侃，对蒲老说：“蒲老，现在文章是没法子写啰，我